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XIAXUE DE HOUZI

下雪的猴子

——粗墨轩大话集

和大海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下雪的猴子

——粗墨轩大话集

和大海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 昆明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下雪的猴子 / 和大海著. — 昆明: 云南科技出版社,
2010.8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

ISBN 978-7-5416-4147-3

I. ①下… II. ①和… III. ①杂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68993号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出版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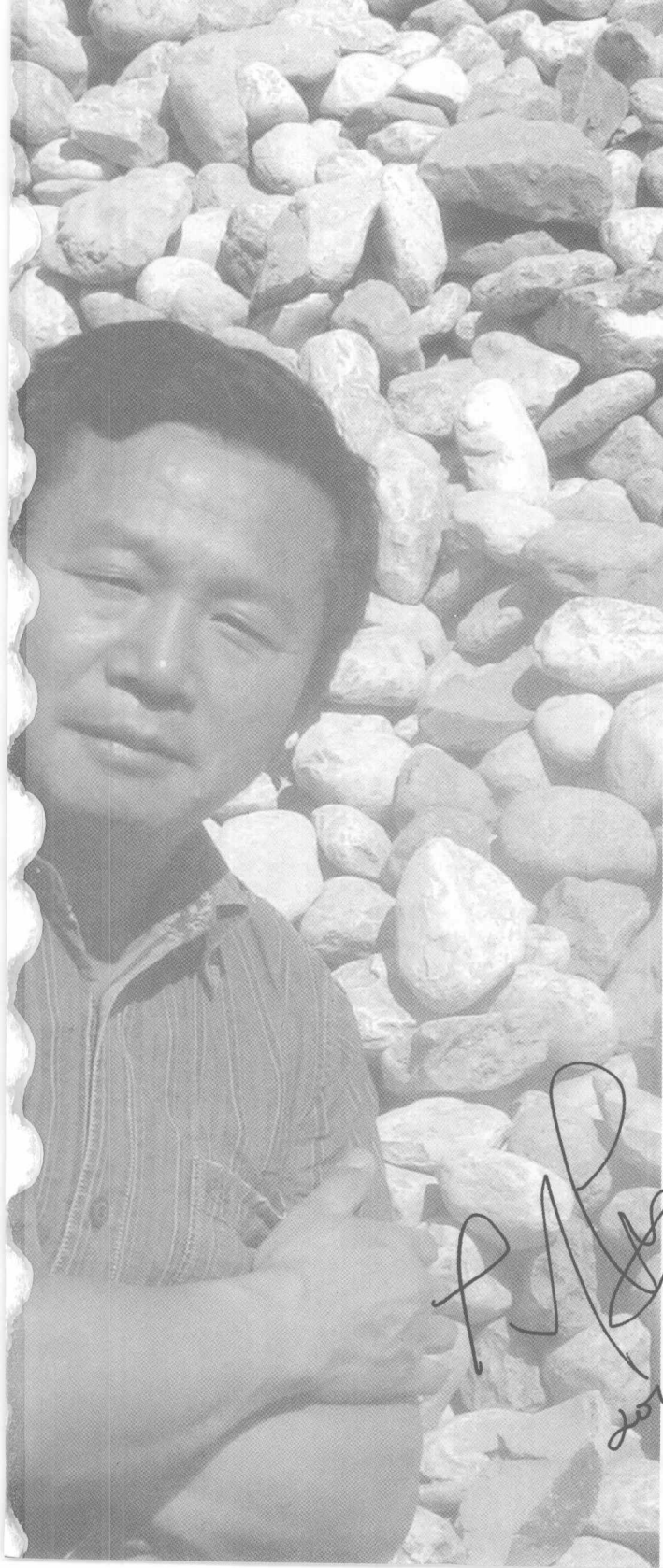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云南新闻出版大楼 邮政编码: 650034)

云南雅丰三和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35 字数: 970千字

2010年9月第1版 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定价: 277元 (全10册)



文学艺术出版社

作者：[模糊]

译者：[模糊]

编者：[模糊]

校对：[模糊]

设计：[模糊]

印刷：[模糊]

装订：[模糊]

发行：[模糊]

地址：[模糊]

电话：[模糊]

邮编：[模糊]

网址：[模糊]

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 2010.7.28

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编委会名单

总 顾 问：齐扎拉

顾 问：黄政红 杨铭书

编委会主任：鲁永明

副 主 任：刘家训

编 委：阿 哇 白玉新 陈文光 李志宏 张德华 和大海
和蔚林 李益群 和 欣 和文华

主 编：李志宏

执行主编：和大海

副 主 编：张德华

编 辑：和文华 李益群 和 欣

编 务：和蔚林 高福英 韩星贵

校 对：和文华 李益群 和 欣

总序

中共云南省委常委

齐扎拉

中共迪庆藏族自治州州委书记

知悉《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很快就要和读者见面，我感到特别高兴，并借此向丛书的十位作者表示热烈祝贺！同时，也真诚感谢认真组织落实丛书出版工作的迪庆藏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作家协会。因为这是迪庆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时代意义，并将作为迪庆文学事业的又一标志性成果受到人们的积极关注。

我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随着迪庆的不断发展和持续稳定，各族群众的生活必将更加美好。在这个前提下，我们一定要重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和谐发展，一定要把文学艺术工作当做有利于提升我州文化实力的一项关键事业来抓。在这一方面，我们的本土作家们过去一直都做着有益的工作，也做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但是还不够，还需要再接再厉，还需要不断加强责任感、使命感。迪庆是以藏族为主体民族的多民族聚居地，十多个民族在这块吉祥如意的土地上诗意地生活，和谐地共处，谱写着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新篇章。在这块充满希望和激情的土地上，有着丰富的人文历史资源、灿烂悠久的多元民族文化，有着大量独具特色魅力的自然风物和景观，有着党的民族政策照耀下的鲜活实践，还有着热爱生活、能歌善舞、智慧勤劳的各民族兄弟姐妹。可以说，这些都是我们的本土作家们创作、讴歌、写出好作品的无尽素材，也是激发作家们写作灵感的源泉所在。因此，迪庆的作家们要深入实际，经常走到人民中间，回到乡土，去感悟生活，去体验时代的

变化，去触摸人们在社会变革中的不同心理感受和精神需要。同时，希望大家自信、自强，走出狭隘的自我天地，立足本土，大胆创作。我相信，只要自信、自强，就一定能够多出作品，写出佳作，为迪庆人民争光，为迪庆的文学事业增添光彩。

诚然，写作是一项艰苦的事业，但能够自觉投入其中的人是值得敬佩的。我们应该为迪庆拥有这样一个甘为文学事业默默奋斗的作家团体而高兴。同时，我们也愿意尽可能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一些有利于他们成长的条件，因为他们的事业也是我们共同期待的事业！

在第六届康巴艺术节暨迪庆州民族团结节将在迪庆开幕之际，《香格里拉文学系列丛书》的出版问世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它既是一份厚重的献礼，也是迪庆文学成果的一次展示。最后，祝愿迪庆的文学事业更加繁荣、昌盛！祝愿广大迪庆文学艺术工作者取得更大成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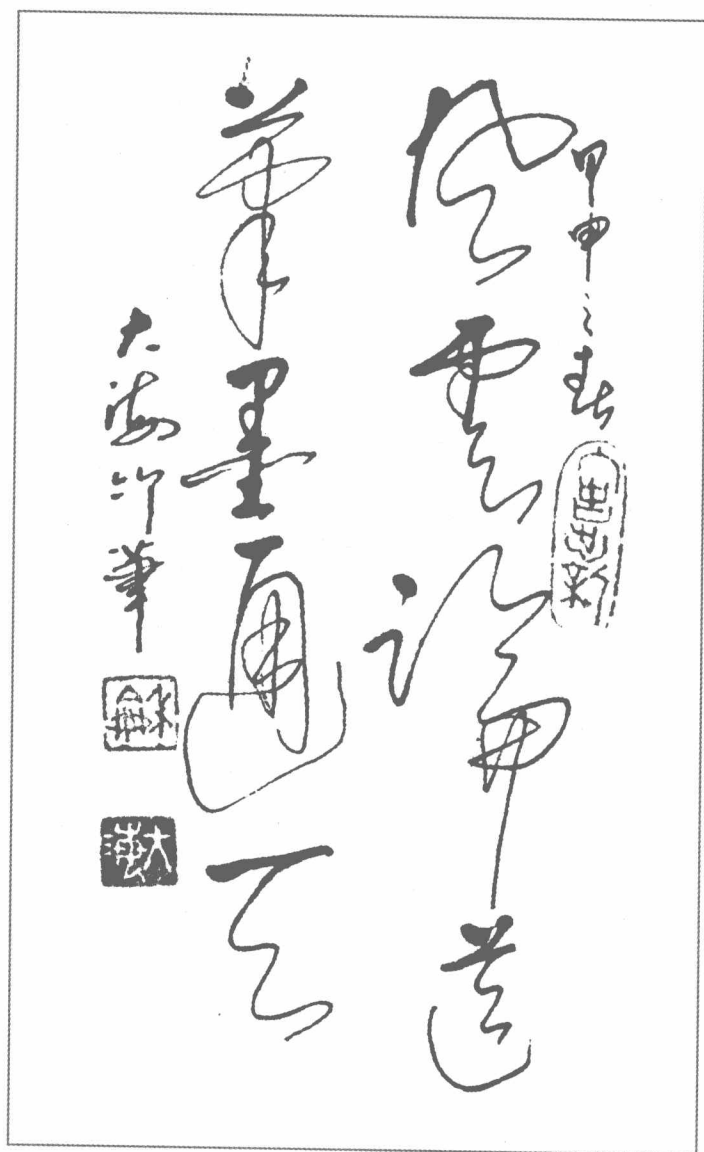
2010年8月8日

所謂詩所謂文實國事世事
家事身事心事係焉

錄宋鄭思肖語為大海雜文集題
庚寅年夏月 友奎於香格里拉



朋友和发奎为本书题词



我用几年前的一件硬笔书法作品作为本书的开篇题记

关于我的“杂文”

——自序

—

迪庆藏族自治州文联决定为香格里拉本土作家出版一套丛书，主席李志宏先生为此多方奔波，全力为大家筹措经费，使得这一计划最终有了落实的希望。

我被要求出一本杂文集，这使我感到犯愁。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担心作品的数量和质量都太勉强，难以凑合成书。二是所谓我的杂文，充其量是大杂烩，其写作水平和文章的阅读价值也不高，实在不忍浪费公帑让它成为废纸。三是在读书风气尚不浓厚的迪庆，人们对杂文这种特殊的文体和写作方式还不是很熟悉，难免招致一些误解和偏见。如果甚至因此而引来一些笑话，我是肯定会感到难为情的。

最近一段时间，稿子的取舍问题又让我心烦起来。有些过去没发表过的稿子原先已经放进去，后来又拿掉了，前几天一思量，觉得也没什么不妥，便选择一些塞了回去，可今天又改变了主意。反反复复的结果，实在是弄得我鬼眉扯眼的。

就凭这副德性，还写什么杂文呢。我这样自嘲。

昨天与诤友罗天诚谈论到杂文，他说不要把杂文写成“砸文”，说着还做了个往我的脑袋上砸石头的手势。他的意思我明白，那是提醒我甭拿文章欺负人。朋友用心良苦，我表示同意，但暗里却在嬉皮笑脸：

假如我的文章也足以像石头一样把人砸死，那就如同鲁迅先生比喻的“投枪、匕首”了吧。可惜我实在是差得太远太远呢。

天诚君比我年轻，同样当过中学教师，同样兼混业余写作饭，却比我成绩多多，文采也比我好。 he 现在是迪庆电视台台长，由于所在岗位的原因，在如何唱响主旋律和正确引导舆论方面，他很重视。交谈中，他还提到了怎样把握好普遍与个别、点与面的关系的问题，而这些我也是认同的。我们因文学和所从事的职业而成为生活中的至交，值得信赖。

我把我的所谓杂文集取名为《下雪的猴子》，是为了让它看上去确实像杂文集，其实里面的东西难免五花八门。为了自圆其说，我又不得不将之饰以“大话集”的字样。我自以为这样做就会使这本书显出包罗的特点。为了使文集基本保持一种温和的色彩，我还删掉了《谁说开会不能打瞌睡》、《就怕“大”得装不下》、《坚硬的尾巴》、《“摇滚就是对着老大干”——美国电影<摇滚校园>观后》等从未发表的6、7篇。这些文章分别触及长期存在的会议泛滥会风不正问题和浮躁虚妄的社会风气、刻板僵硬的教育管理体制等等问题，立旨是好的，针砭的是社会、体制和人性中的不良现象。但是，处于“人微言轻”这种社会身份价值状态下的我，还是不得不防备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因言获恼”，因此我宁愿将它们毁尸灭迹，免得今后仍然牵肠挂肚。

选入文集的文章，半数以上是七、八年来在《迪庆日报》发表过的，其中包括我在报社工作三年间断断续续为“一家言”和“周末话题”撰写的一些言论，虽然很大一部分就像学生议论文一样，偏重于说理，达不到杂文或短评的要求，但从中可以反映出我作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正义感和责任感。对于这一点，我一定要肯定自己。

根据稿子的特点和类型，我将全书分为“大话篇”、“废话篇”、“矫情篇”、“酱油诗”四个部分。大话者，言之凿凿而不着边际也；废话者，说了也白说没人听的话；矫情者，或扭捏作态，或故作情深，

或莫名嬉笑无病呻吟。当然，也包括一些真心实意的感动。其中，“酱油诗”权为凑数，它们是我诗歌中较为另类的一小部分，主要特点是随性随情、信口开河，没有很刻意的痕迹，但也难免显得馊气重重。而所谓的“酱油诗”，是我的一个小发明，虽不入流但略高于打油诗，放在本书里可算作一剂调料，同时也表明了我对诗歌的一种外行态度。它源自这些年一些网民面对社会问题（事件），笑称自己只是“打酱油路过”，不愿掺和其中的调侃态度。同样地，对于诗歌，我也是纯属偶尔路过，“打完酱油”就走，若问诗歌是什么，对不起，我不说。

二

作家蒋子龙认为，当今世界已进入了杂文时代。这个说法，可以透过时下杂文刊物的畅销和网络论坛的百鸟齐歌得到证明，也可以从网民对名家大嘴的无情“抛砖”得到证实。在当今中国，科学发展是主旋律，构建和谐社会是大局。然而，极端思潮、极端事件、极端问题都客观地存在着、发生着，也会不可避免、不同程度、不同频度地继续存在、发生。这就离不开舆论的参与，公众的监督，也需要杂文的针砭。

互联网的普及，使舆论管制时代迅速成为过去，也让“沉默的大多数”拥有了较为自由的发声平台。其实，“杂文时代”所指的就是这样一种开放、开明的言论时代。随着这个时代的到来，以往很多杂文家奉守的“杂文不言身边事”的陈规正在被打破，公众的社会正义感正在被重新唤起，而杂文的写作者也不再是固定的某些作家、某些大师或者某些名人，而是广大的网民了。

当然，我把杂文这种具有多重审美功能的文体，降低到仅为“发声”的工具一类，未免会被人嘲弄。但我要说的是，面对不公平敢于仗义执言，看见社会中的不正常现象不保持缄默、不随波逐流，遇到问题独

立思考、明辨是非，作出独立判断，是一个人具有理性的表现。而杂文或者杂文方式的写作便是最好的表达方式，它远比造谣、谩骂、诽谤甚或挥拳揍人要理智一千倍。当然，杂文的魅力不止于此，它的审美性绝不亚于小说、散文、诗歌，它同样驱恶扬善、教化人心，同样教人包容宽厚、与人为善，同样可以表达爱情、友情、亲情等人间美好感情。我相信，这个世界除了狗咬狗的声音使人讨厌外，所有来自人性的正常声音都是值得倾听的。

杂文仍然是一种严肃的文学形式。在迪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杂文创作一直处在萌芽状态。直到如今，真正的杂文作者寥无几人，因此杂文创作实在难成气候。作为我个人，远没有写杂文的功底，只是偶尔会冲动一下，有时候写不下去，便扔下半截再也不管。另外，写作不是我的强项，但有时东拉西扯写点“杂文”，倒正好可以排解心理上的焦躁，同时也督促自己从生活的繁枝缛节和某些人际乱象中暂时解脱出来。我相信，一个人不会任何时候都是愚蠢的，因为他是由灵与肉结合而成的生命体，只要愿意沉静下来，智慧的星光仍然有可能照耀他的内心世界。我还相信，物质与精神是相容并且互为作用的，物质需求和精神追求的和谐是促使社会和美的必然前提，也是一个人生存的起码境界。有的人可能会说，作为这个社会再普通不过的成员，我们完全有理由一心一意料理自己的生活，管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然而，事实却也告诉我们，社会并不只是一张所谓的关系网，而是一个大家庭，每个人所面对的并不都是既得利益，也还有许许多多共同的长远目标。所以，我们需要信任和珍爱，需要让思考与生命常相伴，需要信仰给自己增添底气，需要不时走出圈子，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正如我的“杂文”，哪怕只能算一堆幼稚不堪的文字，我还是愿意看到它的存在，因为那些肤浅的思想痕迹对我个人来说并不缺乏意义，也唯有这一点，才是我快乐的真正原因。

圣哲说，言者不如知者默。而选择杂文就意味着不想沉默，也无法

选择中庸之道，这使我常常于单薄之中暴露出幼稚而且苍白的原形。试想，心智不全而言之咄咄，阅世无多而滥抒情怀，是怎样一种无知的造作？然而，正如乌鸦聒噪源于它的生理本能，一味沉默也可能使人机体功能紊乱，如果“我口说我话”真的可以起到不止于解闷的作用，那么我宁愿放弃这一份中庸的智慧和世故的沉默。当然，我也发现，在常规情况下，写杂文的人并不被看好，也难以被很好地认同，以致经常被视为“搭铁”（即有病）、思想偏激。究其原因，也许和我们作者自身的修养和写作能力（或技巧）不无关系，但最主要还是在于人们对杂文的认识和阅读方式。

我承认，我没有写过真正的杂文，就算写了也写不好，这恐怕与我的敏感谨慎和首鼠两端的写作心态有较大关系。我想过，既然不能以一颗平常心写作，那就只好制造另一种平常心：不勉强自己多写。

三

清代大学士纪晓岚的笔记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一个能根据夜里每个房屋所发出的不同光亮判断主人是否饱读诗书的鬼，故事通过“鬼话”戏谑没读过几本书却自以为是的人，到了夜间其屋顶上就会笼罩着一团黑烟。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里也有个怪异瞎和尚，他不能阅读却能用鼻子闻出文章的好坏，每当闻到坏文章就一顿恶吐。对于经常以码字为文的我来说，第一个故事勉励我多读些书，尽量让自己的屋顶上少冒一点黑烟，第二个故事警告我不要写让人太恶心的文章。这两个故事无疑对我帮助很大，并且直接影响着我的生活方式和写作态度。

我是初中毕业后进师范学英语的，加上脱产两年，专业学历是五年，教龄是二十年。对于至今捏在手中皱巴巴的专科文凭，我自谓“超强专科”。当年，曾有老师私下甚至公开地表扬我有学英语的天赋，不知是在用真话褒奖我，还是在用假话鼓励我，当然这并不重要。只可惜

我这个天生爱听表扬的傻瓜，唯独英语老师的表扬没当回事，却听信了身边那些“不怀好意”的朋友的捧杀，心甘情愿把别人喝酥油茶吃糌粑扎堆冲嗑子的时间花在今天学画画、明天练书法、后天又干写作这些跟专业不沾边不搭影的事情上，结果是不但名和利一无所获，还荒废了好专业，现在后悔都没用了。如今惊回首，那些在专业路上一步一个脚印执著前行的许多同行，都已站在事业的“灯火阑珊处”，他们或倩影绰约或笑容可掬，最掩不住的是那春风得意的成就感。

鲁迅先生说文学是“傻子事业”，当代中国作家王小波说写作是减熵过程。减熵的意思，大约跟“贴本”相近。实际上，我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潮的受害者，虽无天赋却一度迷恋写作，当初发表在一些刊物上曾经让我欣喜若狂的文字如今已不足与外人道，更别说有什么可炫耀的了。大约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前后，一代青年作家王朔抛出了“玩文学”的“雷人雷语”，把文学一下子撂到了神坛之下。从此，我这个热心“文学青年”便渐渐心凉意冷了。其实，我早就意识到了自己不是写作的料，王朔的话，只不过刚好给了我一个体面离开文学的好台阶。现在回想，害怕减熵也是我最终放弃写作的一个主要原因。于是，在后来知趣而退、不再沉溺梦想的十多年里，我专心于授业解惑，把精力倾注于教学工作，尽管不敢标榜业绩突出，但也谈不上误人子弟。

香格里拉是我生长、工作、生活的家乡，毫无疑问我对她的每一景每一物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深厚感情。我深深地爱她，常常被她日新月异的变化所震撼，所以常常要忍不住地引吭赞美，或者对看在眼里的某些现象期期艾艾发而为声。当然，与许多人相比，我只是一棵小草，但没有理由不在乎我赖以扎根并吸收养分的这块土壤，而我能回报的，就是以我的平凡给她添上一丝淡淡的绿。

同时，我又是这个变革时代中的一员，有幸目睹中华民族的复兴崛起，有幸聆听我们家乡蒸蒸日上的声音，有幸感受到各民族兄弟亲如一家的和谐温暖，有幸可以高高兴兴上班、领薪、晋职称并享受生活，因

此我不能太无聊，除了干好本职工作，还应该把心情打理得好一点。

在从事编辑工作的这些年里，我欣喜地看到，迪庆文学始终后继有人，从老一辈作家们到年青一代的作者群，一直有量的增加，也有质的变化。最荣幸的是，认识了查拉独几、杨增适、杨森、段志诚、杨正文等一些迪庆实力作家和学者，并与王珍奇、扎西尼玛、李贵明、罗天诚、单增曲措、央今拉姆、永基卓玛、小禾等少壮作家、诗人们成了知心朋友。他们勤奋而且充满灵性，他们特立独行而且不失可爱，他们给我教益而且给我启迪。我认为，他们是一些没有“减熵”意识的人，他们的文字就是他们的才情，他们的作品就是他们的最大贡献，因此他们是值得我敬重和学习的人。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亲，是他几十年的身教言传，使我成为了一个懂得注意文化修养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当然，还要感谢我的历任领导以及曾经和正在与我并肩工作的同事们，是他们一直帮助我而且关心我，理解我而且包容了我。周总理有云：与有肝胆人共事，从无字句处读书。

一堆杂言，是为自序。

2010年6月20日粗墨轩

道載以文

大德



丁巳年

作者书法作品：文以载道